

井冈山的路,八角楼的灯

井冈山是革命的山,英雄的山。朱德同志赞其为“天下第一山”。

我认识井冈山是从小朗读毛泽东同志诗词《西江月·井冈山》开始的,那山头的“鼓角”声和“黄洋界上炮声隆”,总是在耳畔响起,心里向往井冈山。中学时代,朗读《水调歌头·重上井冈山》,激发我在人生路上奋力登攀的力量,心里思念井冈山。军旅生涯,我们高唱“雄伟的井冈山”走向演兵场,心里装着井冈山。

去年深秋,我走进井冈山,远远看见飘扬的红旗上写着“井冈山”金色大字,在阳光照耀下格外醒目。汽车继续前行,公路边红军勇往直前的雕像有一股视觉冲击力,震撼心灵。

在井冈山有一条陡峭崎岖的山路,是当年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带领红军战士挑粮上山的路。我在当地向导的引导下,沿着这条路行走,体验当年红军挑粮上山的艰辛。我轻装徒步行走,就已经满身大汗,气喘吁吁。何况当年的红军挑着一担粮食行走数十里山路,是何等的艰难。

在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下,导游介绍说,这是一棵有两百余年的荷树。当年,毛泽东同志挑粮坐在大树下休息时,问一

名红军战士:“我们站在这里,你能看多远?”战士答道:“我能看到江西和湖南”。毛泽东同志站起来望着远方,用手指着远方,笑答:“我能看到全国和全世界”。他深情地远望着、凝思着。

茅坪河畔的谢氏慎公祠由多栋房子构成,后院有一栋客家风格的赭黄色、砖土结构的二层楼房。房子阁楼顶上开了一个用来采光的八角形天窗,毛泽东同志曾住在二楼窄小的阁楼里,“八角楼”由此得名。毛泽东同志白天借日光,夜晚借月光,点着一盏青油灯写下雄文《井冈山的斗争》和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?》。

在导游的引导下,我走进八角楼,从楼梯上到小阁楼,左侧就是毛泽东同志住宿兼办公的房间,房间窄小,阳光从房顶八角天窗中照射进来,窗前的小桌上静静放着一盏小青油灯。导游讲述了毛泽东同志在八角楼的故事。

为了厉行节约,毛泽东同志在全军宣布使用油灯的规定,团、营、连夜晚办公,可用一盏油灯,可点三根灯芯。办公后要熄灯,连部留一盏灯带班查哨用,只能点一根灯芯。按规定,毛泽东同志夜晚办公可用三根灯芯。但他在八角楼上坚持晚上只用一盏灯燃一根

灯芯,在如豆的油灯下工作到深夜。有一次,警卫员趁毛泽东同志出去的机会,赶紧在油灯里添加了一根灯芯,灯也亮多了。毛泽东同志进来发现了,立即将添加的灯芯拿掉,继续在暗淡的灯光下奋笔疾书。

正是这盏青油灯,微弱的灯光,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,点亮了井冈山的精神之光。

我从八角楼出来,回望这栋承载历史的小楼,心灵再次受到震撼:在艰苦卓绝的井冈山斗争时期,毛泽东同志不但要带领红军战士与敌人战斗,还要纠正各种错误思想。他吃着红米饭,喝着南瓜汤,点着青油灯,撰写雄文,总结斗争经验,唤起民众觉悟,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,这是一种伟大的探索精神。共产党人正是利用军阀混战的矛盾,巧妙地在边界地域开展工农武装割据,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,在井冈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,创建了人民的军队,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,最后夺取城市,取得革命胜利的道路,也就是井冈山的道路。

老一代革命家谢觉哉曾诗赞井冈山:“井冈山啊! 你是中国革命的摇篮,永远是人民的圣地。”

夏日养阳记

夏日的太阳把柏油路晒得发软,蝉鸣裹着化不开的暑气,人人都想往空调房里钻,捧着冰饮贪那一时的凉爽。其实,天越热,越需要离那“凉”远一些——喝口热茶,晒会儿太阳,睡前泡泡脚,这些看似与暑气“对着干”的事,却藏着顺应时节、天人合一的养生智慧。

夏日的草木,枝繁叶茂向着阳光,地下的根却在伸向土地的深处,积攒着水与养料,悄悄蓄着清凉。人也一样,暑气蒸腾时,阳气都涌到了体表,毛孔张着像门窗,汗珠子滚滚往外跑,身体反倒像掏空了,里面透着虚寒。就像老家的地窖,三伏天里摸进去,石壁是凉的,寒冬腊月掀开盖,反倒带点温暖气。人体这种“外热内寒”的性子,原是顺天应人的规律,用炎热的夏天的“升阳”来倒逼体内的寒湿,这也是“冬病夏治”的原理。偏偏有人不懂,空调开得像冰窖,冰西瓜、冰饮料往肚里灌,薄衣短裙迎着风,寒气便顺着张开的毛孔往脏腑里钻。先是感冒咳嗽找上门,再往后,脾胃也闹起别扭,饭不想吃,肚子发胀,反复腹泻缠上了身,最后才知道,这“贪凉”的代价太大了。

《黄帝内经》说“春夏养阳”,这不是简单的“晒太阳”三个字能概括的。天地间的阳气在春夏蓬勃生长,如同草木拔节、江河涨水,人若顺着这股势头养护阳气,就像给庄稼及时施肥,能让生命的根基更稳固。春天要“生阳”,夏天要“长阳”,就像老农照料禾苗,春播时要护着嫩芽不被霜打,长夏时要让禾苗尽情沐浴阳光,才能盼到秋收的饱满。

夏天养阳,讲究“顺势而为”。正午太阳最烈时,宜静不宜动,坐在屋檐下听蝉鸣,喝一壶养肝茶,让阳气在身体自然流转,日头偏西,阳光变得柔和,搬张竹椅坐一坐,让后背晒晒余晖,那是人体“督脉”所在,好比给阳气的通道添了把火。老话说“冬吃萝卜夏吃姜”,生姜性温,夏天吃姜不是为了添热,而是借它的辛散之力,把脾胃里的寒湿赶出去,让阳气顺畅通行。

晨起阳气初升,适合做快走或慢跑运动,一身透汗把体内浊气排出。老年人可以练套太极拳或者八段锦,招式一展开,晨光里的阳气便顺着手臂往丹田聚集。早餐喝碗温热的小米粥,粥水滑进胃里,给阳气的火苗添把细柴。这些看似寻常的举动,都是在跟天地的节奏呼应——太阳升起时,人也跟着“升阳”;太阳西落时,就该让阳气逐渐收敛。

暑天里的热,是带着生机的。身体在夏天适当受热,体内阳气能把淤堵的经络疏通开。那些总喊着乏力的人,往往是夏天躲凉躲得太狠,阳气被寒气压住,就像乌云遮住了的太阳。傍晚日落,可以去十六潭公园散散步,节奏可慢一点,让呼吸跟着脚步慢慢变均匀,汗珠沁出来又被风轻轻吹干,浑身反倒轻快了。若是懒得出门,在家煮锅生姜红枣茶,姜的辛辣枣的甘甜,煮出满屋热气与香气,喝得鼻尖冒汗,寒气便随着毛孔悄悄溜走。

若是想更妥帖些,可使用温阳贴敷,让辛温的暖意渗进筋骨,再补补底气,内外相和,把阳气养得足足的,秋冬时节那些老毛病,自然就少了踪影。“以热制热”的道理,说到底就是顺着身体的性子来。用温和的热意唤醒新陈代谢,让体内的浊气随着汗排出去,反倒觉得通体舒畅,暑气也像是被悄悄卸了力。

对抗炎热的法子,从不是用冰凉去对冲,是借势而为,从而在暑热里养出一身安稳的阳气。

折耳根的芬芳

春头上,在老家辽阔的田野,有一种翠绿芳香的野草——折耳根。

惊蛰后,雨丝润滑,土地酥软,折耳根开始蠢蠢欲动,一个劲儿钻出土壤,每一枚叶子含着露珠,晶莹剔透,红润鲜嫩,遍地都是一幅葱郁芬芳的画卷。

折耳根的芬芳仿佛与春有约,它生长的周期与大自然轮回相生相随,春生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。家乡水源丰沛,溪边、沟旁、田野、荒滩随遇折耳根的绿茵,一丛丛,一片片,极像一张红绿相间的毯子。折耳根不需人工栽种,不用锄草施肥,有阳光,有雨露,泛着星星点点绿意,与大自然融为一体。

折耳根馥郁唤回儿时记忆,与小伙伴们采摘折耳根的往事在脑海浮现。吃过早饭,艳阳高照,大伙提着菜篮,扛起小锄头,像一群出窝的小鸟向田野跑去。踏入田间旷野,好比走进一座香薰园,小脚踩在松软泥土上特别舒适,追着折耳根的芬芳,寻找童年的快乐。

接近两个钟头工夫,小手香了,菜篮满了,日头也慢慢偏中。回到家,满篮子折耳根齐刷刷摆在炉灶旁,扑鼻香味包围整个

厨房。折耳根全身都是宝,叶片煮茶,根茎凉拌。水灵灵的折耳根一部分现做现烹,母亲洗净焯水,切成小段,简单地洒上盐、小米椒、淋上醋,再点上几滴香油,搅拌均匀后,凉拌折耳根那股香味似乎柔和了几分,瞬间便是餐桌上一道时蔬;另一部分清洗暴晒晾干,祖母操作娴熟,晒干后捡成一小扎,分成一小袋,当做宝贝来贮藏。夏季,农家茶壶煮的多半是折耳根茶。

在老家一带,折耳根、金银花、蒲公英都公认为天然抗生素,有着“神仙草”的美誉。在我心里,折耳根不单香味浓,口感鲜润,还有食疗之功效。小时候,山村医疗条件滞后,谁家孩子头痛脑热,折耳根会派上用场。记得有一次,我突然间牙龈肿痛,脸腮帮灼热,连日食欲不佳,祖母将折耳根泡上金银花,土炉子架上土罐子,大火转文火,边煮边说,小单方很灵验的。茶罐香气氤氲,凉爽味道满嘴渗透。不足3天时间,红肿的脸腮便慢慢消去。折耳根茶特有的味儿,埋藏在儿时记忆深处。

老家人把折耳根看得贵重,视作绿色

土特产,好客山里人,折耳根用来馈赠亲朋好友。夏季,家人用得最多的是折耳根茶,人们习惯了折耳根味道。网上还流行折耳根茶减脂瘦身,减肥美容。端午节,超市火爆推出一款折耳根五花肉粽,粽子弹牙软糯,香而不腻,一道原汁原味美食,增添山城节日文化色彩。

转眼,又到了小暑节气,一株株嫩绿茎柱吐出瓣白蕊黄花儿。每当这个节令,向来勤俭的母亲忙着采挖折耳根,采挖、清洗、晒干、储藏,家家户户把折耳根用麻绳拴在屋檐下,一串串,一排排,垒起一道靓丽风景。母亲知农时,抢季节,忙完一波又一波,采挖完折耳根后,老人家心里特别欣慰。

盛夏,每天拥有一壶折耳根茶,烦躁的心情会温柔几分。用过早餐,妻子与往日一样,轻轻解开折耳根茶布袋,清水浸泡,文火慢煮,茶香顺着壶口袅袅升腾,沁人心脾的泥土芬芳味,恰似一缕缕乡情,品着原味折耳根茶,感觉生活有浓浓的烟火味,心中充满万般眷恋,如一道道挥之不去的悠悠乡愁,仿佛自己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乡。

糟糠之妻家中宝

我与妻子都出生在鄂南那个山清水秀的小山村,那里的青山绿水见证了我们的相遇、相知与相守。七十年代初,大队成立了文艺宣传队,那时的她,宛如山间灵活的精灵,能歌善舞,是宣传队当之无愧的台柱子。而我凭借着拉二胡技艺也加入了宣传队。我们一起排练,一起踏上全县文艺汇演的舞台,在那些朝夕相处的日子里,两颗年轻的心渐渐靠近,爱意在彼此间悄然生长。

在那个移风易俗的年代,没有媒妁之言,也没有三书六礼,更没有隆重的婚庆,我们结婚了。那日,一位住队干部送来一包红糖,为我们俩的牵手增添了几分甜蜜。婚后,我在大队小学当教师,她却扛起了家里的重担。清晨五点,厨房已经亮起昏黄的煤油灯,她忙碌的身影被灯光拉得很长。那时,我就觉得,有她才有家。

不久后,一儿一女的到来,为我们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乐,也让她身上的担子更重了。白天在地里忙活,晚上哄睡孩子后还要忙家务。记得女儿满月时,她就把自己的蓝布衫拆了,给孩子缝了件小棉袄。还有一次,儿子发烧生病了,她背着

儿子走了十几里山路去白云诊所。后来,我闻讯赶到诊所时,儿子已退烧熟睡。我望着她消瘦的脸庞,暗暗发誓:这辈子一定与她不离不弃。

面对家庭生活的重荷,她从不抱怨,用勤劳的双手将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。养猪、种菜,每一件事她都做得十分出色。那时没有液化气,更没有天然气,养猪必须得有充足的干柴煮食。每到周末,我们便一起到高山上去砍柴。扛柴回家的路上,她基本是小跑,走了一段路,又返回来接我。她轻轻将我肩上的柴放到她肩上,笑着说:“你是教书的,重事还是我担当。”那一幕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深处,无论岁月如何流逝,都不曾褪色。

八十年代初,她凭着自己的智慧和勤劳,在家里办起了磨薯、脱米的小型加工厂。她待人热情,技术娴熟,收费合理,十里八乡的人都慕名而来,生意十分红火,家里的日子也越过越有盼头。看到她辛勤劳作的样子,我在心底暗暗发誓,一定要让她过上更好的生活。于是,我把每月的工资攒起来,在那个小山村里,买回了第一台红山花落地电扇、第一台荷花洗衣机、第一台

飞跃黑白电视机。当这些崭新的家电进入我们的家时,她眼中闪烁着惊喜与感动的光芒,那一刻,我觉得所有的努力都值得。

八十年代末,我被调进城里工作,两个孩子也随我到县城上学。为了更好地照顾孩子,她毅然随我进城。尽管城里的生活与山村大不相同,但她很快便适应了。后来,她到校办印刷厂上班,临街开了一个小卖部,经销工厂生产的作业本。小卖部经营得风生水起。看着她那努力打拼的身影,我既心疼又骄傲,觉得是她为这个家带来了满满的福气。

岁月悄然流逝,如今,我们年事已高,退休在家。她与街坊老太一起跳起了广场舞。每一次广场舞比赛,我都给她捧场,为她鼓掌,并用相机为她留下欢乐美丽的瞬间,岁月带走了她的青春容颜,却带不走她对生活的热爱。

五十个春秋,我们风雨同舟,共享生活的酸甜苦辣。岁月在我们的脸上留下了皱纹,却让我们的感情愈发深厚。我深深懂得:这世上最珍贵的宝物,不是金银财宝,而是那个愿意陪你吃苦、陪你变老,在岁月长河里始终不离不弃的糟糠之妻。

■罗勇

■书剑飘雪

■徐向东

■陈国清